

> 闲话

雨水节气过了有几日,昆明的天倒是愈发地蓝了。这蓝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蓝,是淡的,轻的,像谁拿清水刚刚洗过一遍,还带着些湿润的意思。朋友说呈贡那边有个农家乐,园子里种了好些梅树,这几日大约正开着。我一听,心里便痒痒的——昆明的梅花,总比别处开得早一些,也懒散一些,不像北方那样烈,倒像是春姑娘随手撒的一把雪粒子,落在枝头,就赖着不走了。

于是便去了。

园子在半山坡上,是那种寻常的农家院落,青瓦白墙,几丛翠竹斜斜地栽在墙角,倒也清雅。主人引我们穿过前院,绕过一方养着锦鲤的小池塘,忽地一抬头,便看见那片梅林了。

说是梅林,其实梅树不过二三十株,疏疏朗朗地立在那里。可就是这疏朗,让人觉得恰到好处。若是密密匝匝的一片,反倒失了梅花那份清孤的意味。正是午后,阳光软软地照下来,梅花便在这光里浮着一层薄薄的晕。白的居多,也有几株淡粉的,都小小的,薄薄的,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似的,轻轻地开着。

我在这梅林里慢慢地走,空气里有股子清冽的香,不是那种扑鼻的浓烈,是丝丝缕缕的,若有若无的,像远处谁在吹笛子,风把这声音送过来,又带走了。这香气也是这样的,你特意去闻,它反倒躲开了;你不经意地呼吸,它又悄悄钻进你的肺腑里来。

这时候忽然想起前些日子读到的一句诗,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,林逋这两句写得真是好,把梅花的神韵都写尽了。可惜现在是白天,没有月亮,不过阳光下的梅花也有它的好处——更真实些,更亲切些,不像月光下那样不食人间烟火。

正出神,旁边走过一个老人,大约是这园子的主人,手里提着一把修剪花枝

的剪刀。他见我看梅看得出神,便笑了笑,说:“这几日开得正好,再过几天,怕就要谢了。”我说:“昆明的梅花开得真早。”老人摇摇头:“也不算早了,比往年还晚了几天呢。今年雨水少,梅树也偷懒,拖到这时候才肯开。”说着,他指指旁边一株开得最盛的,“你看这株,去年这时候都快落光了。”

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,那株梅树确实开得热闹,枝条上挤挤挨挨的全是花,倒显得有些俗了。倒是靠墙那几株,疏疏的几根枝,每根枝上疏疏的几朵花,清清冷清的,更有梅的品格。这让我想起中国画里的梅花,从来不是画得满满当当的,总要留出大片空白,那空白不是虚空,是云,是雾,是水,是天。好的画师都知道,有时候不画比画更难,也更见功力。

梅花也是这样。它不学桃花那样开得满树满枝,不学樱花那样开得轰轰烈烈,它就那么几朵,那么几枝,安安静静的,好像这个世界跟它没什么关系。可就是这几朵几枝,偏偏让人看不够,想不透。大概这就是梅的性子罢——不争,不抢,不讨好,不解释。你懂它,它就在那里;你不懂它,它也在哪里。它的美是一种有距离的美,你只能远远地看着,近了反倒失了那份清雅。

这让我想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。有时候太近了,反而看不清,反倒失了那份该有的敬意。就像这梅花,若是开在我眼前,我凑得太近,鼻子都快碰到花瓣了,那香气反而没了,只剩下花粉的味道,和寻常的花也没什么分别。退后几步,隔着一点距离,那香又回来了,幽幽的,淡淡的,恰到好处。

朋友在那边喊我喝茶,我便起身走过去。茶桌就摆在梅林边上,几把竹椅,一个粗陶茶壶,倒也有几分野趣。茶是普通的普洱茶,泡在杯里红亮亮的,喝一口,

梅边小坐

□ 周其常

微微的苦,而后是回甘。我们就这么坐着喝茶,看梅花,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。风从山坡上吹下来,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,偶尔也带下几片梅花瓣,飘在茶杯里,浮在茶水上,倒也好看。

这时不知怎么想起杜耒那句诗来——“寻常一样窗前月,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现在虽然不是月夜,但道理是一样的。这片梅林若是在别处,也就是寻常的梅林罢了;可它偏偏在这个午后,在昆明的阳光下,在我刚好想来看它的时候开着,这就不寻常了。其实梅还是那样的梅,我还是那样的我,不同的只是心境罢了。

心里忽然就清明起来。原来让一池春水潋潋的,不是梅花,是看梅的心境。当下种种,不过是旖旎春光,撩动的一桩心事,便化作了心底一汪清澈见底的欢喜。

傍晚时分,我们准备离开。走的时候又经过那片梅林,夕阳的余晖正照在花上,给白梅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色。这时候的梅花,不再是白天那种清冷的样子了,倒有了一点温暖的意味,像一个清高的美人忽然对你笑了笑,让你觉得,原来她也是有温度的。

回去的路上,朋友问我:“今天看得可好?”

我说:“好。”

他又问:“怎么个好法?”

我想了想,说:“说不清楚。就是觉得心里满满的,又空空的——满满的,是因为看了那么多梅花;空空的,是因为把心里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清出去了。”

朋友笑了:“这就对了。梅花本来就是用来清心的。”

是啊,梅花本来就是用来清心的。在昆明这个四季如春的地方,梅花开得不算稀奇,可每一年的梅花,都是新的;每一次看梅的心境,也都是新的。这大概就是我年年都想来看梅的原因罢——不是看花,是看自己,看自己心里还剩下多少清静,多少欢喜。

> 诗苑

河边飞鸟(外一章)

□ 全佳

风裹着河的土腥气扑过来,我才发现裤脚被枯草根勾了好半天。

头顶上那些鸟,自由得让人有点眼红。它们在半空绕着圈子,飞累了,就顺势往浑黄的水面上一落,任由那股子河水的劲头带着走。看它们在那儿漂啊漂,像一叶叶没根的小舟,可没过一会儿,它们又扑棱着翅膀,重新盘旋着回到高处去了。

那一刻我真的在想,如果我也能变成一只河边的飞鸟就好了。不用去想那些有的没的,就在这河面上盘旋,盘旋在河的上空。

有时候,我想飞得高高的,远远地看一眼这大河奔流的样子。有时候,又想贴着那层凉凉的水皮,去抚摸河的温度。这种感觉其实挺奇怪的,明明我就站在岸边,鞋底还沾着泥巴,心却好像早就跟着那股水流,不知道漂到哪个湾了。

人这一辈子,真跟河边的飞鸟没什么两样。

我们总像它们追着落日似的,追着些摸不着的东西,可能是更上一层楼的念想,可能是飘在风里的归期,也可能只是下一个能遮风的檐角。

风急的时候,飞鸟得把翅膀绷成一张弓才不易被吹得打晃,就像我们在日子里磕磕绊绊,得攥紧点什么才不至于被浪头卷走。就连那供我们片刻落脚的河床,都像我们难得的喘息,可转头,还是得跟着黄河的涛声,跟着岁月的辙印,继续往前飞。

我们都在这河的涛声里,飞着,寻着,一辈子就这么跟着水流的方向,没停过。

谁不是这世间的过客

河水走得很沉,浪拍在岸边闷闷的,听不见半点清脆的水声。我就这么静静地坐在河岸上,看着对岸那截枯树枝被卷进去,沉底,再浮上来,最后彻底没了踪迹。

不远处,蹲着几个打鱼的,那手勢利落得吓人。一撒网,哗啦一下,原本死寂的水面就被生生撕开了个口子。

等网兜拽上来,里头的鱼还在那儿拼了命地打挺,鳞片在泥水里偶尔闪一下。

我盯着看,总觉得它们那时候一定在歇天上的鸟。多宽绰啊,那翅膀。

河心那儿,几只羊皮筏子晃悠悠地过,渔人缩在上面,瞧着特别没分量。

看久了,心里就开始发虚,空落落的。

你说,这世上的聚首,到底能撑多久?。就像这些鱼离了水,我在这儿坐这一会儿,待会儿也得拍拍衣衫起身。

这世间的缘分,满打满算也就是打个照面的工夫。那种攥着不撒手的劲儿,到头来其实都挺徒劳的。

天色有点暗了,水腥味儿直往鼻子里钻。

谁也留不住谁,哪怕是这奔腾不息的河水。

> 故里

捡黄丝菌

□ 蔡忠海

故乡多丘陵地貌,离家四公里远的西峰尖、黄牯石两座山,海拔均在八百米以上。几场春雨后,漫山遍野如雨后春笋般长出一种野生蘑菇,故乡的乡亲们就叫它“黄丝菌”。

黄丝菌张开像一把伞,外表跟一般蘑菇差不多,唯一不同的是颜色,它通体金黄,多数茎体较粗壮,顶部肥大。春雨连绵,黄丝菌一丛丛生长分布在荆棘空隙、树兜底下和石缝中,倔强地伸出头来,四处张望。

春雨刚停,乡亲们就带着小铲,提着竹篮,走出家门,纷纷前往家附近的小山坡捡黄丝菌。不过,捡拾中一定得小心,不能被那些外表鲜艳的毒菇所迷惑,不然捡回家食用后容易引起腹泻,严重的会出人命。小时候,我常跟着大人上山捡拾。有时候捡菌的人太多,附近小山坡的黄丝菌很快就被捡空,我便跟着族中年长的堂兄,去西峰尖、黄牯石两座大山上捡拾。每次上山都能捡拾到很多黄丝菌带回家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有这样的收获,总让全家人欣喜不已。

《本草纲目》记载黄丝菌“味甘性平,益胃健脾”,它纯天然、无污染,富含钾、

镁、磷、铁等营养物质,营养丰富,无论做菜还是入汤,都是一道鲜美的野菜。捡回的黄丝菌,做菜前先仔细洗净藏在根部的泥沙。清炒时,放少许猪油,加几颗大蒜提味,翻炒片刻就能出锅,吃起来脆嫩爽口;做汤则更简单,鸡汤、排骨汤煮开后,丢入洗净的黄丝菌,煮十分钟,汤色清亮,滋味嫩爽;就连煮面条时丢几朵,滴几滴生抽,也能让普通的面条增添几分鲜香,乡亲们常说“春吃黄丝菌,一年都精神”。

前年清明节前夕,母亲打来电话,语气里满是欢喜:“早上雨刚停,我跟海荣去山上捡黄丝菌,山上到处都是,一上午就捡了一大菜篮子!清明节你们回来,就能吃到新鲜的黄丝菌了。”母亲爽朗的笑声透过电话传来,也让我跟着高兴了一阵子。可话音一转,她叹了口气:“只是有些不走运,准备回来时,在坡上滑了一跤,脚踝扭了。”

刚才的欢喜劲儿还没持续一分钟,我的心一下子就揪紧了,连忙在电话里劝慰母亲,让她赶紧去看医生,早做治疗,千万不要耽误。

去年清明节,我驾车回了老家。刚

到家,母亲让我开车陪她一起去看望三姨。三姨家就在西峰尖脚下,我特意将从单位食堂买的一些馒头、鲜肉包带上,在三姨家吃了午饭。临走时,三姨给我装了满满一大袋黄丝菌,让我带回家尝尝鲜。三姨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,采回这些山货实在不易,可我带的馒头、包子不值钱,老人家却回赠这么多好东西,让我心里又暖又有些不好意思。

如今又到人间最美四月天,故乡的山坡想必早已是一片郁郁葱葱。连日来春雨连绵,故乡的山上一定又冒出很多黄丝菌。刚想起故乡的黄丝菌,正好母亲打来电话,告诉我她又与村里的一群婆婆、嫂子上山采蘑菇回来,这次采回了满满一菜篮黄丝菌,一下子吃不完,准备明天早起搭乘便车去镇上卖掉。“现在黄丝菌一公斤可卖六十元呢。”母亲欣喜地说。“另外我还留了一点,你们双休天回来可以尝尝鲜。”听到这些,我眼前仿佛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:八十岁的母亲头戴草帽,一手握紧小铁铲,一手提着竹篮,步履蹒跚地行走在故乡的山坡上,在荆棘丛中、松树下、坡地头,一次次弯腰,小心翼翼地捡拾着黄丝菌。